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述评

赵欣杰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针对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特点,依次罗列了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具有典型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三位思想家对“反对宏大叙事”、“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对“欲望”与“根茎”等理论观点进行述评,以展现后现代性所具有的思想特点,凸显后现代主义思想史学术角度的多元性,以及所涉及学科的多样性。

【关键词】法国后现代主义;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欲望”与“根茎”

【作者简介】赵欣杰(1994.8-)男,蒙古族,湖南省长沙市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B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11-000247-03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在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风暴,对其内涵和特征的把握则需谨慎。从起源来看,佩里·安德森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一样,并不是诞生于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相反却是诞生于边缘地带,出现于拉丁语世界的西班牙而不是英美等主流地区。冯俊的著作《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到“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吉尔斯·德勒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等人把北美关于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上升到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和更具综合性的哲学高度,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则是对承袭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现代主义哲学”的一次全面批判。

在对“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梳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后现代主义表述了对“社会视角统一”的怀疑以及对“资本主义”、“元叙事”、“语音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的质疑。在理论或艺术作品里对于一个时代的反应和表达。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印着后现代主义痕迹的作者身上体察其思想中的时代性特点。

一、质疑“宏大叙事”与“元叙事”的批判

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可以称得上是后现代思潮中的思想大师,他在作于1979年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对后工业社会一系列文化变迁的“叙事危机”进行了深刻探讨,在利奥塔的著作《后现代状况》一书里,利奥塔设定以时间为坐标来判定知识的一个“衍化”的过程,知识的转化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此时的欧洲正在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这种恢复和重建正是这种转变的开始。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知识转化的催化剂,那么对于知识的持有者来说,则必然是一种针对知识的垄断和霸权。而知识的价值则是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可供使用和操作的信息,如若知识没有进入流通,那么就会沦为无效的知识。而进入后现代化的时代,知识对

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同样没有减弱,那么知识的商品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唯利是图”。而这种现象在后现代社会中却演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便是一种知识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丰富且非常易于理解和辨识,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促进作用。而这种情况则是伴随着知识的商品化一同出现的,这种现象不利于国家对于知识的垄断和控制,由此经济组织和国家之间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量。技术的日益发展,导致知识变为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信息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知识持有者?这个问题不得不逼迫政府重新思考与社会公民还有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新的法律和社会规定也逐渐问世。然而当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之后,他开始进一步质疑新的地方,那便是带来科学技术发展和政治权力普遍进步的科学范式。

利奥塔提出现代主义强调科学实则是由两个“神话”所共同构造而成,分别为法国启蒙主义强调解放人性和理性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强调知识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精神辩证法传统。而这些所勾勒的现代性的“神话”破灭则是叙事危机的源头。他将现代性的标志定义为“元叙事”,也称之为“元理论”,所谓“元叙事”即在问题探讨中涉及的基本问题或价值问题,如结构与观念、稳定与变迁、物质与观念等根本性问题,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避开“元叙事”而单独发展。

总之,元叙事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以及总体化的思想。诸如在启蒙运动时期关于“永恒真理”以及“人类解救”等,在利奥塔看来则是“精神分析法、意义阐述学、理性或应用科学的独立”。元叙事所论的主体则强调一种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则是以人为主体的而实现的,凸显整体则意味着个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的丧失,所以利奥塔基本上是通过“元叙事”的批判,以及对整体性的解构来引出后现代的这种“小叙事”的概念。故而他将后现代定义为“对于宏大叙事的怀疑”,即“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认为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根基来自元叙事,随着

这种“大叙事”本身走向了普遍的信任危机，并且走向了衰落，从而导引知识与合法化的问题。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的性质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知识的信息化、国际化、以及商品化等。

二、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质疑和解构

德里达是法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他认为西方思想中存在着固有的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即“人面对自然和整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都是以‘说话的人’和‘理性的人’的基本事实作为基础的。”语音中心主义首先在于强调语音的优先性，并认为文字只是言语的再现。其次，在强调语音优先性的前提下，相应地强调对于看的重要性。语音中心主义也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西方思想传统实际上受到了逻各斯中心注意。但是，德里达在面对“逻各斯”这个词时，显然另有深意，用它来指射贯穿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充斥着各种“二元对立”，如主体和客体、言语和语言、必然和偶然、能指和所指、差异和同一等对立的观念，但这些对立概念显然不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原则而成立的，而是一方从属一方的从属关系。在多种多样的二元对立中，占据首位的无不属于逻各斯，毋庸赘释，不言自明的现实全部，所以是高级的，而居于后者的概念，由于都是参照前者来设定自我，是先者的派生，所以便是一种退化和堕落。语音中心主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则是表现在符号学领域。德里达看来，语言学是一般符号学的一部分，但二十世纪后符号学则深深地打上了索绪尔的烙印。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者，他明确继承了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传统，将文字从语言的领域剔除。索绪尔认为文字对于语言来说是一种即没有用处而且有害的现象。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德里达并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将文字排除的同时又将其置于语音的从属地位，同时对文字在文化的发展中给予了批判的态度。德里达认为虽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向语言的转向，但并未能认识到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作的中介过程以及从没能使语言脱离系统的背景而向社会整体回归。

另一方面，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全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文本”上，故而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文本”的解构。德里达认为胡塞尔关于书写文字论述的关键，就是因为其始终不愿脱离语音中心主义的桎梏，而且处处都体现着语音指涉意义这一语音中心主义的原则。其理论内核始终都是语音/意义这一“二元对立”的原始结构。德里达则针对这一“二元对立”的原始结构发起了猛攻。德里达对二元关系批判的目的在

于试图跳出和超越结构主义在两者的形式关系内部循环的局限性，强调两者区分的同时，也包含“空间”和“时间”多向维度，从而克服结构主义仅限于共时和历时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德里达的著作《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中，系统的展开了批判。他选择了一种试图颠覆“二元对立”的策略，认为这样的目的在于避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持中立立场，亦或把自己封闭在二元对立之中，从而不自觉的肯定它，故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采取的是一种双重立场，依托即是系统，而又是分裂的理论，即他所说的“双重场景”。在这里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的观念构筑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大厦，是这一大厦的底座和根基之所在，也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在这种关系中充满着对立，如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等，支持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无数充满二元对立的矛盾中，其中一项必然优越于另一项，其中存在这一种价值观的主观判定。在他看来不仅不存在孰优孰劣这种情况，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和相互渗透。

三、对“欲望”的探索与“根茎”的思维

后现代主义的横空出世，它气势磅礴地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解和否定，几百年由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在后现代主义者不同角度的轮番进攻之下，已近乎摇摇欲坠，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过度消解之后，我们该如何思考？德勒兹指出了新的方向。在德勒兹的著作中，诸如：“主客体”“现象与本质”“逻各斯”“二元对立”这些概念消失匿迹，而代之以“根茎”“网络”“多元体”“欲望”“机械”等这些概念。他对中心主义以及主体性的否定，甚至将20世纪后现代思潮推向了顶点。他将人消解为机械和欲望的集合，将哲学理解为概念的创生。

在1972年和1980年，德勒兹和精神病学的专家加塔利合著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一书，其中第一卷《反俄狄浦斯》和第二卷《千高原》在法国哲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激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一番滚滚的巨浪。《反俄狄浦斯》成书的年代正值法国68年五月风暴风起云涌、思潮翻滚的时期，因此此书具有非常强烈的论战性，书中他和加塔利探讨了诸如“机械-欲望”“精神分析”等主题。机械-欲望理论是德勒兹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理论，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始终将欲望围困在一个固定的辖域之中，而这个辖域，要么是社会，要么则是家庭。“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俄狄浦斯从根本上说都是抑制欲望机器的一种器具，而绝对不是无意识本身的一种形成。”因此，在现代性中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

职责就是实现对欲望的驯服和压抑，从而能够把它的领地纳入到一种封闭的结构中，这就是所谓的“辖域化”和“准则化”。而德勒兹认为，欲望是一种“非辖域化”“非准则化”的，在《反俄狄浦斯》一文中，就是要反对这种俄狄浦斯的压制，要让欲望自身体现出一种积极性。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这种能量恰恰意味着欲望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性：“精神分析的最大发现就是欲望的生产、无意识的各种生产。”于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将“生产”概念引入欲望之中，他们把欲望的生产当做一种机械的生产，于是将欲望和物质之间建立了切实的联系，“欲望是由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作为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欲望追求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关系，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段的、多样化的联系。”可以看出无意识下所存续的欲望展现出一种自由的气质，并不受到俄狄浦斯以及各种社会原则压制和支配的。欲望也并非代表着父辈或者母辈，与此相反的是，欲望自身可以和任何客体建立一种随机或偶然的联系。这样，欲望就摆脱了家庭的三角关系的束缚和封闭，流向任意疆域。从这一点看即是欲望对俄狄浦斯化的解域。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结合，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精神分析的领域都深受现代性的迫害，于是在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便是精神分裂这种现象不能称之为一种疾病，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被迫出现的一种应激机制，是社会对人的胁迫下而出现的一种精神现象。因为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监禁和监察制度，处处压迫着人性的欲望，而人本身便是一部“欲望机器”。在这一点上，德勒兹和福柯是一致的，他们都共同反对关于人文主义中对于“人”的概念和定义。并且认为西方人文主义无非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产物和精神支柱。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补充性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在著作中都竭力批判人文主义的虚伪性和非正当性。但是德勒兹认为尽管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人具有着生物学和人类学上的双重意味，同时具有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但是具体剖析看来，人还是无法摆脱其内在的恒定约束，即欲望的束缚，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始终要以欲望作为其最基本的动力。这些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使得他和加塔利走到了一起，在其著作中他们共同把对传统社会中人的观念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矛头首先对准的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分析学也是一种压迫工具，尤其是一种针对欲望的压迫工具。而俄狄浦斯情结无非就是对于人的自然固有的无意识的一种扭曲，而这一切的罪魁便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人的这种扭曲。并且还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迫使人们接受这种扭曲，从而掩盖真正的罪恶。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新方法、新视角的出现，使得学界焕然一新。由于当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元性，造成了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在面对历史的变化时，所代表的元叙事体系的衰微，便要求我们在对传统话语体系批判的同时更要坚定地站在差异化的一边，更关注差异化的视角的出现以及逐渐关闭的总体化帷幕，这是利奥塔所带给人们的深刻思想转变，同时在社会个体思想的转化过程中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巨变，这一点从当代年轻人在看待事物的观念和表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也许在反对者看来后现代的思想家尤其是以德里达为代表，虽有“破坏”之伟业，却无半点“建构”之功，针对批判者对待“解构”的评论，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思想所能展现给人们的重点并不是体现在这种破坏性之上的，而在于他所能给予人们的一种自由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最根本意义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束缚和枷锁。虽然启蒙运动所擎的大旗之一是人文主义，但是在传统主义的视角中，欲望一直都是以一种负面的形象示之于人的。“欲望的唯一自发性无疑就是这种：不想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征服。”在德勒兹眼中欲望确实一种积极的主动力量，他将欲望从传统的压迫、摒弃、捆绑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解放了人性。在回顾了三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后，发现人们对于德里达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主流批判，比如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性中的“反理性”视角的批判，从1980年的名为“现代性对后现代性”的演讲中，他已经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批评者的主要着眼点认为，后现代所展现的主要旋律是一种怀疑论的视角，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曲解了后现代性，实际上自古希腊哲学智者学派以来，这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便开始存在，而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始作俑者”，同时也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特点，它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希望，破碎过后的完整，沉沦于地狱之中的天堂。

参考文献

- [1] 陈岸瑛.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议题及超越现代性之思 [J]. 装饰, 2021(03):12-17.
- [2] 程波.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8(04):30-33.
- [3] 庞冠群. 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8(01):120-130.
- [4] 沈永赋.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法国文学说开去 [J]. 苏州大学学报, 2003(04):61-64.